

關血帶薇薔

唐玉書題

新紀元

香港作家文叢



溫盛裕 著

家國情懷 集結號

香港文學報社

紀念東江縱隊成立70周年

僅以此劇獻給在祖國解放事業中英勇善戰
屢建奇功的東江縱隊戰士們

香港文學報社

薔薇帶血開

作者：溫盛裕

主編：張詩劍

書面題字：唐至量

書內題字：張詩劍

題序：張詩劍

出版顧問：劉百達、鄭凱敏

出版設計：溫可瑩

出版發行：香港文學報社出版公司

地址：香港九龍土瓜灣下鄉道36號華强大厦2字樓B座

電話：(852) 2330 5870

傳真：(852) 2364 2320

電郵：szekam2001@yahoo.com.hk

承印：長江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區八卦三路八卦嶺工業區521棟5樓

電話：(86) 755 8213 1678

開本：140mm×210mm 1/32

字數：103千字

版次：2013年7月第一版

國際書號ISBN：978-962-962-352-4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定價：港幣38元

紀念東江縱隊成立70周年

僅以此劇獻給在祖國解放事業中英勇善戰
屢建奇功的東江縱隊戰士們

香港文學報社

開血帶薇蕃

唐至量題

唐至量簡介

唐至量，香港文學促進會副會長兼秘書長，香港作家協會理事，香港作家聯會理事，香港文學報副總編輯，國際書法聯盟會員，報告文學《情種》曾獲中國作家協會和國家地質礦產部《寶石文學獎》（1990年）第一屆。其書法多次在國內國際獲金、銀獎，2009年中國書畫家協會頒授《共和國杰出藝術家》稱號。

念奴嬌

新詞代為溫盛緒
舊藏常宣年

東江縱隊日降後兵

馬撒入粵東雙十協議墨未乾誰又戰
雲挑起舞兵游勇暫降重捲壯志
更從容江山如畫苦戰迎東風

遙想勝利在望舊為帶血年英雄
為難中風雲色變抬望眼正道之下
為公祖孫三代磨練中成長吾振家
風歲月如歌親人喜相逢

壬辰冬月詩劍



普薇帶血
軍 詩劍題

張詩劍簡介

張詩劍,原名張詩鑒。當代著名詩人,祖籍福建長樂市,畢業于廈門大學中文系。現任香港中華文化總會理事長,香港作聯副會長兼秘書長,中國散文詩學會副會長,香港文學促進協會創會會長,香港政經文化學會理事長,國際詩人筆會秘書長,世界文學聯會副會長,香港文學報社總編輯等要職。1995年其傳被收進英國劍橋《世界名人錄》,獲意大利1999年國際學院藝術文化國際獎,2002年獲美國世界文化藝術學院頒授榮譽文學博士。

讀《薔薇帶血開》有感

劉百達

(一)

案頭放著溫盛裕老師的力作近著《薔薇帶血開》捧讀之下，心潮澎湃，心情激動。我被作者的寫作激情所感動，被作品中東縱戰士英勇鬥爭的故事所吸引，被故事背景帶出來的時代風雲和時代特點所衝擊，牽引出我對童年時代的回憶，引起心靈的震撼和共鳴。

溫盛裕老師站在歷史高度，總攬時代大局，用連續地不斷轉換的戲劇鏡頭，生動地再現了抗日勝利後，根據國共協議，東縱主力北撤，留守根據地的東縱戰士艱苦卓絕的鬥爭。其革命精神是巨大的財富，具有歷史意義。

(二)

作者和東江縱隊有很深的淵源，對東縱有非常深厚的感情，強烈的愛與憎流於筆端。作品飽含激情生動地描寫了春娜、飛龍、柳媚、王強、石岩老爹等眾多革命人物的形象，刻畫細緻入微，由衷地讚美和塑造了東縱戰士一個個栩栩如生的眾多個體形象和集體群像，是東縱可歌可泣革命鬥爭史的藝術再現。同時又深刻刻畫和有力鞭答了江禮燮、江三溜、李珍珠等反面人物搜刮民膏民脂，血債累累的醜惡本性。

(三)

在表現手法上，作者採用了類似電影分鏡頭劇本的寫法，別具一格。

作品以珠江橋上母女相會為起點和終點，結構緊湊，構思縝密，別具匠心。同時用“旁白”“回閃”“蒙太奇轉換”等電影電視表現手法，增強了作品表現手法的豐富性和感染力。請看，秀紅賣小虎還江家債，小虎隨著老婆子走了這一幕：

秀紅哭訴著：“小虎，不是媽心狠，世道迫的，借了江家的錢，奶奶的醫藥費、喪葬費哪來錢還哪！”

懂事的小虎：“媽姆，別哭了，我去，我去。以後要來看我……”

小虎隨老婆子走了，一步一回頭。

秀紅跪倒在路上，伸著兩手：“小虎……”

秀紅挑著柴擔，仍在長街默默地走……

她的旁白：“誰沒有孩子。小虎，我心頭上的肉，眼見他在白匪的棍打鞭抽下。不是一把刀捅在我心上麼？叛徒沒有抓到，陰那山支隊等著電臺用，我就扔下這一些不管，一心去救小虎，行嗎？我還是一個共產黨員呢！”

又請看，作者用“旁白”和“回閃”的手法，寫王強和戰士跳進掩體殺日寇的鏡頭和王強踩著戰士的肩膀爬進敵碉樓殺敵的畫面，等等。再請看，海濤大叔秀紅柳媚等開帆船

追小艇的景色：

彎月，慢慢升到了中天，在浮雲中穿行。

一片風帆在軋軋地升起，人影在船上忙亂。

海濤大叔屹立船頭，氣憤得須眉倒豎，眼瞪得銅鈴一般。

月更明亮，星更晶瑩，河岸邊的茅屋，榕樹竹叢，野渡口，江灘邊的船影，篝火，罩在朦朧的月色中緩緩輕移。

表現手法的豐富多樣之中，特別要指出對山歌的運用，很有特色。用山歌表現人物的內心，有特別的效果。如飛龍哥犧牲時，春娜手捧血染的薔薇唱到：

“深冬的薔朵，初春的柳，
染得十里花街百般醉，
覓盡了千紅萬紫鮮花的海，
獨見一枝薔薇帶血開，
呵！薔薇，薔薇，帶血開！”

這種表現手法，震撼心靈，催人淚下。

最後談談語言運用的特色。如，十個“橋”字的運用。（見樣書第163-164頁）利用“過木橋”“走大橋”“上木橋”“匆匆過橋”等，表現東江戰士開戰殲敵之前，從四面八方匯攏聚集到指定地點，進入戰鬥狀態的情景。寫“梨花粉紅，李花雪白，美人蕉血紅，蘭花素潔。”色彩繽紛；寫眾花的狀態：“嬌小的吊鐘、玲瓏的金桔、豔麗的牡丹、俏俊的玫瑰、端莊的山茶、飄逸的金菊。”形容詞的運用，有力度，有品味，有個性。

（四）

這部作品，從構思到動筆，從動筆到完成初稿，從初稿到反復刪減修改，直到最後定稿，歷時十有餘載。如此長期錘煉，字字推敲，實屬少有，真是嘔心瀝血。說本書是心血結晶，亦不為過。這是一部很好的作品，願與讀者共饗。

劉百達簡介

劉百達，香港文學促進會永久會員，著名作家，廣東揭陽人，新加坡歸國華僑學生，上世紀六十年代畢業於東北師範大學中文系，七十年代中定居香港。八十年代開始發表文學作品。傳記文學《源頭湧動》。獲香港中華文化總會優秀文學獎。游記文學《百勝灘》《尋找和諧之夢》《臺灣之旅》《暢游俄羅斯》《迎着朝霞走》《多彩旅途》《情系多瑙河》《越南紀行》《生命如歌》等多部作品也相繼出版。上述作品獲國家圖書館、現代文學館及全國各大學圖書館收藏，并獲贈收藏證及感謝信。



薔薇帶血開

作者：溫盛裕

【開 篇】

夜天。小星。彎月。

空中，旋轉的彩色光柱，交織成光的波浪，光的網。

五色繽紛的烟花。從光網裏迸射，飛濺。滿天是光的花朵，光的雨流。

花市。十里長街輝映着太陽燈，霓虹燈，七彩燈。交織成瑰麗的光芒。

燈影下，展眼望去，是花的山崗，花的天垠，花的波浪，花的江流。

人群浪潮一般簇擁在花棚，花攤，花堆前，對着千姿百態的花朵，嬌麗的蕾苞，高聲歡笑，贊嘆，議論，喧嚷。匯成了一片沸騰的海洋。

一位鬢髮霜白的大娘（即石美英）捧着一束鮮花，離開人群，走出花街，向海珠橋走去。

她，倚着橋欄，寒風吹着鬢髮，汨眼失神，望着



江水……。她憂傷地閉上眼睛……。

一聲幼女嬌嫩的叫聲：“媽媽，瞧，這束芍藥多美啊！”

她觸電一樣，猛地轉過身。

一個束着蝴蝶結，穿着紅色小衫的女孩，抱着一把花牽着媽媽的手，從她身邊走過。

她垂下頭，花束從她手中墜落。

旁白：“珠江的水，卷走了多少人的悲痛，唯獨留下我的哀傷。年年在花市裏，找遍了萬紫千紅的花叢。爲什麼？獨不見我的那一支薔薇開放… 薔薇呵薔薇，你祇在夏天開花，是嗎？是嗎？”

江水裏，搖曳着一串串紅光綠艷，燈火通明的船舸，帆影淡淡的舟艇，緩緩輕移。歌聲從水上飄來……

“深冬的薔朵，初春的柳。

染得十里花街百般醉。

覓盡了千紅萬紫鮮花的海。

獨不見那一支薔薇開！

呵！薔薇，薔薇，幾時開？”

她，撫摸橋欄，邁着沉重的脚步，慢慢走去。

旁白：“爸爸你在哪裏啊！我走遍天涯，再不見你的影子。春娜！我的孩子，我當年匆匆離開你，你怪我了吧！誰知，我趕到汕尾，你爸爸可死了。這十多年的寒暑風霜，我尋找了又尋找，總不見你的踪影……。”



橋上，馳過汽車，走過行人……

一個二十多歲穿着軍裝的少女，手裏拿着一束鮮花，從她身邊匆匆走過。

她一怔，眼神閃亮，急步尾隨前去。

少女停在欄邊，手撫摸花束，象等待着人，豐盛的黑髮襯着秀美的瓜子臉龐，俊美的長眉，映出靈活閃亮的眼睛，含笑的嘴唇。

嚇！一束薔薇……

老大娘湊近，驚喜，疑惑的凝視着少女，嚅嚅的動動嘴唇……

“姑娘，你…你的薔薇。可是你媽媽叫你在這兒等她……”

少女睜大了眼睛，瞬間裏驚，喜，悲，歡，水浪一般翻涌上來，她夢幻似的回憶着什麼？在大娘臉上尋找什麼？她腮邊酒窩上一顆黑痣……是了，她夢中尋覓過千百回的那顆痣，心中的印記……

突然，少女猛撲上去：“你是媽媽，我的好媽媽，那年分別，你叫我年夜花市，捧一束薔薇，在這裏找你……我日日夜夜都沒有忘記……”

老大娘抱住了少女，哭不成聲：“春娜，我的好孩子，媽媽想你們，心都碎了……”

盛開的薔薇映出她們含着熱淚的笑臉……。

少女：“媽媽，這束薔薇，是帶血的薔薇，帶血的



薔薇 ……。”

大娘：“告訴我，是怎麼一回事，爺爺呢？哪兒去了，這十多年你是怎麼長大的，這束薔薇經受了什麼樣的驚風狂雨 ……。”

少女：“走吧！今夜是大年夜，花市裏萬紫千紅，咱們去看花，我就會慢慢告訴你。薔薇是怎麼開的。”

她們相挽，向人海花浪的花街走去。

在千紅萬紫的花朵、花蕾、花束中疊印上演員表：——

歌聲：

“仙園坍塌半角堤，
鮮花艷朵滾落嶺南圍，
一夜春風千回拂，
花城深巷蝶亂飛。”

花海濺起漣漪 ……。



【一】

漣漪幻成江水，滔滔奔流。

一艘小火輪，穿行在群山峻嶺間。

水花撲上船舷甲板。甲板上停着兩雙赤腳，一雙嬌嫩，幼小。一雙峻骨蒼老，青筋瀝瀝。

這是石老岩和孫女石春娜。

石老岩五十多歲，身板強壯。濃眉，眼神矍灼，眼角皺紋深邃，飽歷風霜。

石春娜十二，三歲，圓臉，大眼，嘴角現着酒窩，清秀，樸麗。腦後兩條小辮，臉色蒼白。

春娜：“爺爺，到哪兒啦？”

石老岩：“到了梅江。一下鬼門灘就是龍口鎮，咱們就見到舅舅啦！”

春娜：“爺爺，好高的山，船不會撞上去？”她抓緊船欄鏈環，睜大恐慌的眼，瞧着這驚心動魄的場面。

石老岩哈哈大笑：“傻孩子，山崖是死的，船是活的，這麼容易就撞上去？”

她抬頭，見峭壁入雲，半山壁的老櫟樹，伸出枝桠，樹上挂一綹綹藤蔓。老鷹在半山盤旋。

春娜：“多陡的山，老鷹都飛不上去。”

石老岩：“山崖够高的了，可是，還是在人腳板底下。



瞧！那些緯漢，都爬上去了。”

崖頂，錯落石岩間，一隊緯夫在爬行，纜索伸入江水，一串篷船逆水而上，衝開一個個浪峰。

春娜：“緯漢真辛苦啊！”

石老岩嘆了口氣：“爺爺也拉過，瞧，我肩胛骨拉傷了。”

春娜踮起腳，看着爺爺肩胛，牛皮一般粗糙，現出一條條血痕。她睜大驚愕的眼睛。

“喲！這不是老岩大哥嘛？”

石老岩扭身，定睛一瞧：“咦！汪鎖匠。”

汪鎖匠四十多歲，臉龐蠟黃清瘦，眼神疲乏無彩，伙夫打扮，圍着圍裙，捧一托盆菜。

汪鎖匠笑咪咪：“做夢都沒想到，這船上，可遇上了，這些年好吧？”

“呵哈，好！好！”石老岩豪爽朗笑，手板着他肩膀：“瞧你身板就差了。怎麼？當伙夫？”

汪鎖匠：“鎖匠當不下去了，到船上混碗飯吃。”
對春娜：“這是阿英的孩子吧？”

石老岩：“是，叫汪伯！”

春娜大大方方：“汪伯”地叫了一聲。

汪鎖匠：“好孩子，長得真俊，你們這是……？”

石老岩：“找大柱去。”

汪鎖匠眉宇間閃過陰影，支吾地：“我送菜到前艙去，一會兒，咱們到伙房談。”



靜靜河灣，翠竹搖曳，大榕樹下系一篷船。

船頭立一四十多歲的壯漢，濃眉，四方臉，戴白通帽，着黑綢衫，撩開前襟，像個商人。露出腰間裏皮夾。他是東江縱隊青石崖支隊政委——王強。

船尾把舵老大，頭髮灰白，刀眉矍眼，身板粗橫，一身虎威，約五十開外。他正斜靠在舵把邊，咬着旱烟管。他叫海濤大叔。

艙裏鑽出來一個二十多歲的小伙，劍眉亮眼憨厚樸實，正用一條毛巾擦着肌肉鼓鼓的上身，問着王強：“你這趟帶什麼任務回來？”

王強：“飛龍精靈鬼，你猜。”

海濤大叔湊過來：“他想猜，我可不想猜，抗戰勝利了又訂了雙十協定，這倒好了，咱們東江縱隊的人，都撤山東去了。”

王強：“這是戰略上的需要。”

海濤大叔：“咱們好不容易堅持下來，打開了這局面。可是讓反動派喻英奇，江禮燮挂上了鉤，對付咱們。”

飛龍把毛巾狠狠摔下船板：“涂白狗把“剿匪司令部”的牌子都亮出來了。”

王強：“是呀！目前的鬥爭，像鬼門灘前的大浪，水花翻飛，漩渦深卷，涂白狗，江禮燮他們見日本人投降後，留下的戰備物資都爭着想撈一把，充實自己的實力，對付共產黨游擊隊，涂白狗有了一支摩托車隊。江



禮變見了眼紅，也要籌備糧食，到香港去換摩托軍火，通訊器材。總部指示我們，到群眾中去，組織力量，用各種鬥爭形式把糧食奪回來。”

飛龍跳起來：“咱們可以跟江裏這條鯊，好好交鋒一下了……”

海濤大叔也高興說：“咱們回到青石崖好好研究研究。”

王強頑皮地一笑：“眼下，得叫飛龍去看看他二姐哩！”

飛龍憨憨的：“我半年多沒見二姐了。”說罷鑽入船艙去。

海濤大叔寬厚的笑笑：“他還是孩子……。”

飛龍提了一個小包袱出來，一打開是一件小衫，一隻彈弓，另一隻陶瓷小鳥：“嘿，給我外甥小虎買的。”他吹起小鳥來，菲菲聲在江流響。

王強、海濤大叔都呵呵大笑。

海濤大叔：“飛龍，是你自己玩，還是給小虎？”

菲、菲……小鳥的鳴聲在江流上響。

汪鎖匠捧一托盤酒菜，推開前艙一間房：“三爺，酒菜來了！”

房中，八仙桌前，坐個大塊頭，塌拉八字眉，一高一低，一雙鼠眼一睜一眯，嘴露金牙，在噴着烟圈。這是江三溜，他没好氣的：“快點，操你奶奶的，磨什麼